

论郑玄的宇宙生成观及其生态智慧

——以“三礼注”为主

◎林晓希

郑玄注三礼是汉代礼学最重大的事件，其“三礼注”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宇宙生成思想。研究郑玄的宇宙生成观，厘清其宇宙观的生成进路和运行方式，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郑玄礼学的思想内容和思维特质，更可以借鉴其宇宙生成观中所蕴含的朴素生态智慧，为当下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提供较为重要的启示。

一、生成进路：从“太一”到“五行之气”

郑玄宇宙生成观的基本观点是有形生于无形，无形的具体所指是“太一”，郑玄从“太一”出发，经“五帝”至“六气”再到“五行之气”，在气的运转之下进而生化万物，形成一条完整的宇宙生成论进路。

首先，郑玄宇宙生成论的逻辑起点是“太一”，其认为万有的宇宙生于“无形”。在郑注《乾凿度》中，郑玄道：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① 明确指出宇宙生成的基本方式：有形生于无形。若“有形”指形态各异的宇宙万有之物，那么，生发宇宙万有的“无形”指的是什么？上述疑问可以在郑注《考灵稽》中找到答案。郑玄道：“天者纯阳，清明无形，圣人则之，制璿玑玉衡，以度其象。”^② 《考灵稽》的注文中指出“天者纯阳，清明无形”，“无形”的所指是纯阳之“天”。通过对“三礼注”中郑玄释“天”的注文分析可知，在郑玄看来，“天”有多重涵义，有时指自然之天，更多的时候“天”与“帝”同义，所谓“上帝，天也”^③。经此概念转换，“无形”之天即是人格神化的“上帝”，而“上帝”在郑玄注中有不同的名称，郑注《尔雅·释天》时道：“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④ 至此，生化万有的“无形”所指已经明晰，“无形”即“太一”。

“太一”一词起源甚早，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之中多有记载。如《庄子·天下》篇云：“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⑤ 汉武帝以后，“太一”成为

① [汉] 郑玄撰，[清] 黄奭辑：《易乾凿度郑氏注》，中国易学文献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易学文献集成》（第1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83页。

② [晋] 郭璞注，[宋] 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

③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下册）卷第六十一《表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70页。

④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十八《春官宗伯·大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49页。

⑤ [清]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下册）卷十下《天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87页。

最高天帝，是祭祀中最高的神^①，太一信仰是汉代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生于东汉，其宇宙生成观亦深受太一信仰的影响。郑玄认为太一是“昊天上帝”，是“北辰耀魄宝”，这点与汉人的信仰理论相符。但是，郑玄对太一的解释又同汉人对太一的普遍理解不同，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汉人将太一有形化，而郑玄认为太一是无形的。郑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太一的神格，表现出将“太一”的内涵向其哲学本原意义复归的倾向。

其次，“太一”下辖五帝，五帝主五行。郑玄注《礼器》“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道：“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气和，而庶征得其序也。五行：木为雨，金为暘，火为燠，水为寒，土为风。”^②“五帝”指大微五帝，郑玄深受纬说影响，按照《春秋纬》的说法，大微五帝在太一北辰之下，各自处于不同的方位。“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两篇。《甘誓》提出五行一词，《洪范》中对五行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奠定了五行思想的基础。自《洪范》后，五行思想得到进一步阐发，已经不局限于《洪范》中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而是将其与时间、方位、季节等相对应，形成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引文“五行之气和，而庶征得其序也”中，“庶征”一词亦出自《尚书·洪范》中，意为利用各种征兆审查政事。

① 钱宝琮：《太一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卷第三十三《礼器》，第1003页。

在郑玄看来，大微五帝与五行是对应关系。从五帝所处具体方位和颜色来看，贾公彦疏道：“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① 贾说可知，灵威仰处于东方，青帝色绿，主木；赤熛怒居南方，赤帝色红，主火；白招拒处西方，白帝色白，主金；汁光纪居北，黑帝色黑，主水；含枢纽在中，黄帝色黄，主土。结合郑玄释五行道：“木为雨，金为暘，火为燠，水为寒，土为风。”可见，郑玄将五行与五候对应起来，根据上文可知，五帝各居其位，据其位可知五帝的五行对应之所，郑玄将木、金、火、水、风同雨、暘、燠、寒、风五种自然气候相对应，进而可知五帝分别掌管不同的气候，灵威仰掌雨，赤熛怒掌燠，白招拒掌暘，汁光纪掌寒，含枢纽掌风。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虽提及五帝与五行之间有关联，二者是对应关系，但关于二者如何发生关联的问题，目力所及，郑玄三礼注文中未有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但结合《左传》和贾公彦《周礼疏》中的三条材料，可以发现，五帝虽与五行相对应，但却不是直接的生发关系，五帝并非生发五行，二者之中有另一重要的概念：六气。

最后，天有六气，六气生五行，五行的实质是五行之气。

《左传》道：

^①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册）卷第二《天官冢宰·大宰》，第62页。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①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②

贾公彦道：

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③

分析上述三条材料可知，《左传》中的记载与贾公彦之说，二者的文意是相同的，《左传》道“六气”生“五味”，贾公彦道“六气”生“五行”。从上述三条材料可知，从“五帝”到“五行”中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六气”。“六气”的说法除上述文献之外，还见于《国语》和《庄子》等文献中。如《国语》道：“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④《庄子·逍遥游》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⑤等等。“五帝”并非直接生发“五行”，“五帝”生发的是“六气”，“六气”生发“五行”。“天有六气”，“六气”源自天，“六气”同郑玄的“六帝”“六天”^⑥说刚好对应，具体包括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2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第1457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十八《春官宗伯·大宗伯》，第648页。

④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三卷《周语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⑤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卷一上《逍遥游》，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⑥ 在郑玄看来，帝有六帝，分别是北辰耀魄宝、苍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和黑帝曰汁光纪。以上六帝的关系是北辰耀魄宝在五帝之上，为最高统治神，五帝均为其辅佐。因“上帝，天也”，故帝有六帝，天有六天，其天道观另文探讨。

“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其中阴阳二气的交变为宇宙生成的主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天有六气”，“六气”所降生的五行并不是物质形态的，而是以气的方式存在。这就与郑玄前文所谓的“五行之气和”相符。“五行之气”的概念是“五行”与“气”的概念相结合的产物。《尚书·洪范》所提出的“五行”是物质化的，而“五行”被赋予生化万物的作用，是从其内涵转变为“五行之气”开始的。

“气”字出现甚早，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其由文字演变为哲学范畴并与“阴阳”“五行”等概念相结合，形成“阴阳之气”“五行之气”的概念，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国语·周语》《左传》和《管子·四时》中。《国语·周语》道：“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①上文中可见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气”与“阴阳”。伯阳父提出“天地之气”的概念，且“天地之气”在运动变化中，故有“不失其序”和“过其序”，“阳伏”“阴迫”均说明阴阳相交变化。《左传》对“天地之气”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并将其与“五行”联系在一起。《左传》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②《左传》中将阴阳纳入“气”的范畴内，阴阳二气属于“六气”的组成部分，并将“气”与“五行”相

①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三一卷《周语上》，第26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昭公》，第1222页。

关联。明确阐释“五行”由“气”所生思想的是《管子·四时》，《管子·四时》道：“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①《管子·四时》将东、南、中、西、北五方与四季、四时、五行相对应，并且提出五行由气所生。

上述可见，在郑玄之前，五行之气的思想已经逐步发展完善，郑玄对五行的理解亦是从气化五行的角度进行的。郑玄注“五行”的“行”字道：“行者，顺天行气。”^②此处，郑玄解“行”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其并未把五行理解为五种物质，而是理解为顺应天时而运转的气。气是郑玄的宇宙生成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万物的生化发展均离不开气的运行，气的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律，郑玄对此有多处论述。

二、“气”的运行方式：阳阴交错、六爻成卦

郑玄在“三礼注”中，提到气的地方很多，表述方式亦不尽相同。分析其关于气的注文，总结出郑玄对气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首先，气指“生气”。郑玄于注文中多次提及“生气”一词，如郑玄注“藜莠蓬蒿并兴”道：

生气乱，恶物茂。^③

①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册）卷十四《四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2-854页。

②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洪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26页。

郑玄注“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道：

助生气也。^①

对上文中“生气”的概念，郑玄在“三礼注”中有明确的解释。郑玄注《乐记》“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道：

生气，阴阳气也。五常，五行也。^②

郑玄于注中释“生气”为阴阳二气，将此解释用在“生气乱，恶物茂”和“助生气也”中似乎并无不妥，但若结合《月令》原文来看就会发现问题。《月令》中有关于“生气”的论述，如“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③。《月令》中先谈“生气”，再谈“阳气”，若按照郑玄将“生气”解为“阴阳气也”的话，则“生气”应该包括“阳气”和“阴气”在内，《月令》先论“生气”再论“阳气”岂不重复？且郑玄注“藜莠蓬蒿并兴”为“生气乱，恶物茂”，孔颖达疏道：“恶物所以害生气，今生气既乱，恶物乘之，故恶物茂。”^④孔疏解“生气”亦看不出有阴阳二气的意思。结合《月令》文意和孔疏，可判断郑玄“生气乱”和“助生气也”中的“生气”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31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卷第四十八《乐记》，第1501-1502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三《月令》，第647页。

④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28页。

与《乐记》中“合生气之和”释为阴阳二气的“生气”意义不同。前两者并非指阴阳二气，而是指万物的生长、勃发之气。此处的“生气”与“死气”相对，郑玄“三礼注”中有关于“死气”的论说。如郑玄注“掩骼埋胔”道：

为死气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①

此处的“死气”为毁灭、消亡之气，与“生气”的生长、勃发之意相对应。故郑玄认为“生气”有两层涵义：第一，指万物的生长、勃发之气，万物不仅有生气，亦有与其对立的死气；第二，指阴阳二气。

其次，气指阴阳二气。郑玄对阴阳二气的基本看法有以下四点：第一，郑玄认为阴阳是宇宙万物的属性。天阳地阴，春夏阳秋冬阴，饮阳食阴；第二，阴阳二气处于运动之中，正是气的运转得以生化万物；第三，阳气主养，阴气主害；第四，阴阳二气需调和。阳气虽主生养，但“阳气盛而常旱”，阴阳二气平和才可“阴阳气和而致象物”。在以上四点中，值得关注的是阴阳二气是如何运动变化的，这是郑玄宇宙生成观中的重要问题。在“三礼注”中，郑玄对阴阳二气的具体变化有所论述，以下结合两条材料进行分析。

第一条，郑玄注“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道：

此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②

①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24页。

②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21页。

第二条，郑玄注“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道：

阴阳之气，休王前后。^①

第一条注文中，郑玄将“草木萌动”的原因归于“阳气蒸达”，故称此时为“可耕之侯”。单从郑玄注文中无法看出为何郑玄称此时为“阳气蒸达”之时，但结合经文及孔颖达之疏即可了然。“天气下降”一句指少阳之月，正当勤于农事之时。孔颖达道：“天地之气，谓之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月。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阳气渐升，阴气渐下。……至十一月，阳之一爻始动地中，至十二月，阳渐升，阳尚微，未能生物之极。正月，三阳既上，成为《乾》卦。《乾》体在下，《坤》体在上。《乾》为天，《坤》为地。”^② 根据孔颖达的解释不难看出，郑玄的“阳气蒸达”之说，依据的是十二消息卦的阳爻和阴爻的变化之说。“消息”意指阳盈为息，阴升为消。从《复》至《乾》六卦，阳爻从下至上增加，阳气升腾，称为“息”卦；从《姤》至《坤》六卦阴爻从下至上增加，此六卦为阴消之卦，称为“消”卦，十二消息卦从卦形、卦象两个方面反映出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过程。郑玄判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之时为“阳气蒸达”之时，依据的就是十二消息卦的阴阳二气变化的理论。

①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八《春官宗伯·占梦》，第938页。

②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二十二《月令》，第622页。

再看第二条注文。第二条注文主要注解占梦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郑玄在注文中强调阴阳之气的运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日月交会；第二，五行运行。贾公彦道：“天地之会，阴阳之气，年年不同。”^①“天地之会”意为日月所会之时，一年之中，日月交会十二次，每次交会点均有所不同。郑玄解十二个交会点道：“十一月辰在星纪，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娄，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实沈，五月辰在鹑首，六月辰在鹑火，七月辰在鹑尾，八月辰在寿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②阴阳二气的运动除了受到日月交会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五行运行的影响。郑玄注文中的“休王前后”，贾公彦认为意指《春秋纬》中的“王者休，王所胜者死，相所胜者囚”^③。按照《春秋纬》中的说法，春则木王，火相，土死，水休，金囚；夏则火王，土相，金死，木休，水囚；秋则金王，水相，木死，土休，火囚；冬则水王，木相，火死，金休，土囚。阴阳二气受到五行运行的影响，故郑玄称“阴阳之气，休王前后”。

最后，气指“十二时辰之气”。郑玄注“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

①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八《春官宗伯·占梦》，第939页。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六《春官宗伯·大师》，第877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八《春官宗伯·占梦》，第939页。

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道：

以合阴阳之声者，声之阴阳各有合。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贸处如表里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则以阴阳六体为之。黄钟初九也，下生林钟之初六，林钟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下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钟之六五，夹钟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子母，所谓律取妻而吕生子也。^①

郑玄注经一贯简洁，有时注文甚至少于经文，上述引文是“三礼注”中注文最多的一处，如此之多的注文在“三

^①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二十六《春官宗伯·大师》，第877页。

礼注”中是极为少见的。郑玄于文中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十二律与十二时辰、十二月和日月交会十二辰的一一对应关系。第二，“阴阳六体”之法的具体步骤。这里需要解释十二时辰和十二辰两个概念的使用。十二时辰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间段；十二辰指十二个月，日月交会的不同地点，日月交会谓之辰，故使用十二辰之说。十二时辰和十二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十二律是古代音乐的定音方法，《典同》道：“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①《吕氏春秋·古乐》道：“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②十二律从低音到高音分别是黄钟、大吕、大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大师》将十二律分为六律和六同，其中六律为阳，六同为阴，故十二律有阳声和阴声，每声各数六。《史记》中已见十二律同十二时辰结合在一起论述的记载。《史记·律书》道：“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③“大吕者。其与十二子为丑。”^④“阴阳六体”之法已见于

①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七《春官宗伯·典同》，第897页。

②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第一册）卷第五《古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③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四册）卷二十五《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4页。

④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四册）卷二十五《律书》，第1245页。

《汉书·律历志》，此法将十二律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六阳爻的《乾》卦和六阴爻的《坤》卦，并根据卦象来阐释义理，即郑玄所谓“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子母，所谓律取妻，而吕生子也”。

郑玄的论述虽然以《史记·律志》和《汉书·律历志》为依据，但是亦对其进行了发展。第一，郑玄将十二律同十二辰相对应，这种对应不见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将十二律同十二辰相对应后，取十二辰的运动变化规律，“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体十二月与月合宿而右转”^①，则有“六律左旋，六同右转，以阴阳左右为相合”^②及“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为夫，以同为妇，妇从夫之义”^③赋予了十二律以新的阐释方式；第二，明确提出十二时辰之气，简称十二气。

十二时辰之气具体指：子之气、丑之气、寅之气、亥之气、辰之气、酉之气、午之气、未之气、申之气、巳之气、戌之气和卯之气。在上述十二气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气；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气。结合郑玄注文中的“阴阳六体”之法，可以推断出十二气流变的规律。如：子之气在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未之气在林钟，子之气下生未之气；林钟上升大簇，寅之气在大簇，未之气上升寅

①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六《春官宗伯·大师》，第878页。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六《春官宗伯·大师》，第878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六《春官宗伯·大师》，第878页。

之气；大簇下升南吕，酉之气在南吕，寅之气下升酉之气；南吕上升姑洗，辰之气在姑洗，酉之气上升辰之气；姑洗下升应钟，亥之气在应钟，辰之气下升亥之气；应钟上升蕤宾，午之气在蕤宾，亥之气上升午之气；蕤宾上升大吕，丑之气在大吕，午之气上升丑之气；大吕下升夷则，申之气在夷则，丑之气下升申之气；夷则上升夹钟，卯之气在夹钟，申之气上升卯之气；夹钟下升无射，戌之气在无射，卯之气下升戌之气；无射上升中吕，巳之气在中吕，戌之气上升巳之气。通过郑玄注文可知，子气在十一月，丑气在十二月，寅气在一月，卯气在二月，辰气在三月，巳气在四月，午气在五月，未气在六月，申气在七月，酉气在八月，戌气在九月，亥气在十月。

根据上文总结出十二气流变的顺序是：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通过十二月之气和十二气的对照可知，十二气的流变并不是按照月份来进行的。如：子气在十一月，子气下生未气，未气在六月，未气上升寅气，寅气在一月，从十一月到六月再到一月，显然不是按照月份的流转进行的，十二气的流变是按照阳阴交错、六爻成卦的顺序进行的。如：黄钟为初九，是《乾》卦阳爻第一爻，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为初六，是《坤》卦阴爻第一爻，林钟又上升大簇，大簇为九二，是《乾》卦阳爻第二爻，以此类推，直到囊括全部十二律和十二气，《乾》《坤》两卦各六爻俱全。

在十二气的流变之下，万物生长、消亡，十二气是宇宙运行的动力。“郑玄及其时人所理解的十二辰不仅是十二种

气，而且本身与律吕一样也是事物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十二种状态。”^① 同以阴阳二气的运动来解释宇宙运行相比，郑玄的十二气之说实为是阴阳二气的进一步细化，将往日较为笼统的阴阳二气细化为十二气，且十二气之间进行着有规律的流变，以推动宇宙的运行。但十二气之说依旧处于阴阳二气的框架之内，因为十二气可以按照阴阳二气来划分，阴气、阳气各数六，其理论实质依然是源自《系辞》的阴阳二气生成论。

三、朴素的生态智慧：天人共生、顺应自然

郑玄的宇宙生成观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智慧，主要包括强调天人共生、主张尊重规律和顺应自然。

首先，强调天人共生。“究天人之际”，探讨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儒家哲学回应“天人之际”问题的主流倾向表现为“天人合一”，认为天道（天命）与人性（人生）并非疏离、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对于“天人合一”思想，钱穆有着精准的评价，其在近百岁高龄谈到“天人合一”问题时说：“‘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激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② 钱穆的观点既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德主体，用道德主体统和天道，以天道约

① 林忠军：《试析郑玄易学天道观》，《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第55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3-96页。

制主体和社会行为，实现天人和諧共生的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又指明了“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中的价值所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有多重涵义，如冯友兰认为“天”有五种涵义，分别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①，按照“天”的不同涵义，对天人共生的理解亦有多重解读，天人共生可以既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可以理解为表现为灾异、祥瑞的天人相感。

在郑玄的宇宙生成观中，“天”亦有多重内涵，既指自然之天、物质之天，又指人格神化的主宰之天和运命之天。不论“天”是上述哪种涵义，郑玄宇宙生成观中的天与人的关系都不是疏离、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之下的共生关系。郑玄在“三礼注”中多次强调天与人的关系，如其注《乐记》引用《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②以人比天；再如其注《仪礼》道：“天地所化生，谓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礼，以为瑞节，重礼也。”^③通过礼玉来沟通天人关系。最为明显地体现出其天人共生思想之处，主要表现在郑玄宇宙生成观中“气”的运转方式上。经前文分析可知，郑玄关于“气”的运转方式明确的表述有两种，一种是阴阳二气的运转，一种是十二时辰之气的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卷第四十七《乐记》，第1487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中册）卷第二十四《聘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7页。

运转，前者按照阳盈为息、阴升为消的十二消息卦的方式运转，后者按照阴阳爻交错，直至《乾》《坤》两卦各六爻俱全的方式流变。虽然具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依据均为汉易卦气理论，亦可以认为郑玄宇宙生成观的方法论来自汉代易学。易卦六爻本身实为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结构，正如《系辞》言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①“六”指重卦六爻，初二两爻为地道，三四爻为人道，五上爻为天道。可见，重卦六爻本身即为天地人三才一体，密切共生的结构，缺少任何一爻都不能成卦。另外，重卦六爻中，天地人三才的比例划分是均等的，各占两爻，这亦体现出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平衡之道，不管卦象如何改变，三才之间的比例是不变的。在郑玄的宇宙生成观中，无论是按照十二消息卦运转的阴阳二气，抑或在阴阳交错、六爻成卦之下流变的十二时辰之气，都内在地蕴含着天地人三才，在气的运转流变之下，保持平衡，共生共存。

其次，主张尊重规律、顺应自然。郑玄的宇宙生成观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强调规律、尊重规律的思想，这里的规律指的是宇宙万有的生发路径。按照上文的分析，郑玄认为宇宙万有生于无形，此无形为最高主宰太一。太一又名昊天上帝，亦称北辰耀魄宝，下辖太微五帝。故天有六天，帝有六帝。六天生六气，六气生五行。五帝主五行，行为顺天行

^①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75页。

气，在气的流变之下，宇宙万有生长消亡，周而复始。郑玄宇宙生成观中生发进路的逻辑起点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太一，太一下辖的五帝有人格神意义。在其理论中，“天”亦有主宰之天的涵义，太一及五帝的存在意味着这种宇宙生成和运行规律的正当性、绝对性、强制性和权威性，时刻提醒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规律要始终遵守，对外在于己的自然界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虽然，郑玄的宇宙生成理论在今天看来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其关于六帝的说法。郑玄本人亦因为深受纬书影响，引纬注经，为后世学者所诟病。但其从宇宙生成起点上赋予宇宙规律的这种正当性、绝对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却是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缺乏的。当下社会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大多因为失去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心，以至于过度向自然索取，不尊重自然规律，破坏原有生态平衡。找寻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心并不意味着回归到郑玄宇宙生成论的具体理论，重新强调谶纬神学天道观，而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下时代背景之下，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重新审视并且树立对规律的尊重及对自然的敬畏。

在郑玄的宇宙生成观中，尊重规律意味着顺应规律，按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三礼注”中有多处对顺应天地规律的强调。如《礼器》在界定礼的概念时言道：“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①认为礼最重要的是能够合乎天时，能

^①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卷第三十二《礼器》，第957页。

够配合地财。郑玄注《曲礼》时亦引用《礼器》文道：“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不飨。”^① 凡不是本季节里生长的果树，不是当地养育的动物，君子不可取来作为礼品，即使用了，鬼神也不会享用。除此之外，郑玄以十二气的流变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现象，按照十二气从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到巳的流变顺序，解释宇宙万有的生长消亡。在顺应十二气运转之序的基础上，安排社会生产，对“雨水不时”“其民大疫”“学霜大挚”“寒气总至”和“麦乃不孰”等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将改造自然与顺应规律有机结合，进一步展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② 郑玄的宇宙生成观所蕴含的朴素生态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只有不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从中汲取更多的历史资源，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①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卷第一《曲礼》，第1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